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五十二至五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舉人臣李元位

謄錄監生臣沈 傑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註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朱祐傳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劉放曰案注引東觀記安

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

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

復陽縣名屬南陽郡往

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為

護軍

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

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

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

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日角解在光武紀

世祖曰

召刺姦收護軍

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

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

北常力戰陷陣

續漢書曰祐至南蠻為賊所傷上親候視之

以為偏將軍封

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

陽侯

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

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涇

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

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

縣

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

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

東陽聚名在南陽

臨陣斬成延岑敗

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

東觀記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進擊

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

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

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

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畧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轎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鄼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行唐今恒州縣也

十三年增邑定封鬲

侯

高縣名屬平原郡

食邑七千三百戶

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

戶足矣上不許

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

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

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

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

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

賞賚

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

其親厚如此

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

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為庶人

和帝陰后吳房侯陰

綱女也為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為鬲侯

巫蠱事廢

景丹傳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有

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

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

更始立遣使者

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

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

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

吾聊應言然

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

何意二郡良為吾來

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

等兵丹等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

方與士大

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

兒宏等於南緣

兒音五兮反

郎兵迎戰漢軍退卻

續漢書曰南緣賊迎

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

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

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

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

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

東觀

記曰載讖文曰孫咸征狄也
○劉攽曰按注文多一曰字

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

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

勲

謂發漁陽兵也

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

苗曾謝躬

舊制驃騎

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

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

乃以

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

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

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前書

武帝謂朱買臣之語

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

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强弩將軍陳俊

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葦陽

聚名也解見光

武紀

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

時病

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瘡見上在前瘡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邪使

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

帝以其舊將欲令强起領郡事乃

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

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

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

十

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

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

尚

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王梁傳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

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

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

衛作玄武

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

帝以野王衛之所徙

史記曰衛元君自濮

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

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

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

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

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

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
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
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

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

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
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

在今兗州
泗水縣西

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

間拔大梁鬻桑

前書音義曰鬻桑縣名或曰城
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鬻桑

而捕虜

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

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

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

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義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

迄無成功

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

百姓怨讟談者謹譁

讟謗

也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為濟南

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

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

十四年卒

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

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傳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

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

樂鄉屬信都國

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

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

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

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

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

軍擊沛郡拔芒

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

時西防復反迎佼

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

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

備胡寇

廣武縣名屬太原郡

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

由於繁峙

繁峙縣名今代州縣也

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

戰軍敗引入樓煩城

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

時盧

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

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

脩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由所畧由以為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

畧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

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

脩縣名屬信都

國也

十五年坐斷兵馬廩

縑斷猶割截也

使軍吏殺人免官削

戶邑定封參遠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

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詔

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劉放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

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馬成傳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以

成為安集掾調守邾令

邾縣名今汝州縣也

及世祖討河北成即

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

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

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

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應劭風俗

通曰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徂也

進圍

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

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

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

平舒屬代郡

八年

從征破隗囂以成為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

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

平武都

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

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

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

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

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

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

橋本名橫橋在
今咸陽縣東南

河上至安邑

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為河上郡

武帝分為
左馮翊

太原至井陘

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縣也

中山

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

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

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

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

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

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全椒縣名今滁州縣也

就國

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

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為益陽亭侯

劉隆傳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

謁請也謂請假歸也

迎妻子

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

父侯

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

憲平遣隆屯田武當

武當今均州縣也

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

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

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

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

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

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

抵欺也

帝

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
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
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
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
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
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
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
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

交趾郡麓冷縣有金溪穴相傳
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

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麓音麋冷音零

獲其帥徵貳

徵側之妹

斬首千餘級

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

長平縣屬汝南郡

及大

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

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

前書音義曰稻

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糴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

以列侯奉朝請三十

年定封慎侯

慎縣名屬汝南郡也

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傳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

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

等

東觀記曰傳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

罷倦甚諸卿寧憊邪

以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

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

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以俊為侍

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

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

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

蕪湖縣名屬丹陽郡

建初中遭母

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肅
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
子鐵為高置亭侯

堅鐔傳

堅鐔字子伋

東觀記
伋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

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

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

將軍封灑強侯

灑強縣名屬汝南
郡灑音於靳反

與諸將攻洛陽而朱

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

上東門洛陽故

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

戰武庫下

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大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

殺傷甚衆至旦食

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

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

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

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

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

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

石

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身被三創以此能全

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為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傳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

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
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
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既罷獨與武
登叢臺

故趙王臺也在今
洛州邯鄲城中

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

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畧世祖曰將
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
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
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為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

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

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

殿鎮後也音丁殿反

言兵敗而鎮其後也進至安定次小廣陽

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

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為小廣陽也

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

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

平谷縣名屬漁陽郡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縻

世祖即位以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

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

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

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

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

○劉攽曰按文言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

千人明千是十字

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

郇侯

郇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郇音俞

將兵北屯下曲陽備

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

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

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

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
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為不掾功曹
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

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

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

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

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

回容宥其小失

回曲也曲法以容也

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

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

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

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

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

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

與羌戰

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閭亶音門

斬首六百級

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

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

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

破之

鄧元水經注曰邯鄲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鄲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鄆

州化陰縣東

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

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

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

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為謬亭侯

謬音胡巧反又力彫反

震卒

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

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風雲已具聖公傳

稱為佐命亦

各志能之士也

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

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

及霸德

王謂周也霸謂齊桓晉文公

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

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史記曰管仲隰

朋脩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管仲寢疾桓公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可國語云文公

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

降自秦

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

屈起猶勃起也音其勿反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

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皆從高祖

或

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丞相封為潁陰

侯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

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過則

君臣相疑

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

蕭何

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王盧綰反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

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為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

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道其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

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

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

也其中宰輔皆以公侯勲貴為之

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縉赤色也或紳帶也

作播播掃也謂掃笏於帶也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世及謂父子相

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

抱關為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

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雖寇鄧

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

請而已

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

以列侯加特進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

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功臣則於其

有害也○劉敞曰注於其有害也按文少一人字

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

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

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

參任謂兼勲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覲望

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

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輕重

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

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

分均休咎

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

參議國家大事
恩遇甚厚也

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

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

前書曰上

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
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故相聚謀反也見高紀

而

郭伋亦譏南陽多顯

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為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

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

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鄭興傳曰興徵為太中大

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

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

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

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候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高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庸功是存

庸勲也言將興帝績則念勲功之臣也

有來羣

后捷我戎軒

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

婉嬾龍姿儷景

同翻

婉嬾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景翻飛而舉大功也

後漢書卷五十二

後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注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
應然之○日知錄曰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
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
王郎欲發之謬矣

杜茂傳坐與東平王等○傳末劉攽刊誤一條當移入
此句之下

馬武傳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潞州當作洺州
按邯鄲縣唐武德初隸紫州貞觀後隸洺州屬河北
道潞州屬河東道

存矯枉之志注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今本孟子無
此語

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羅點聞
見錄曰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伯宣常州云
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

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居首次王梁次陳俊次
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訛此極有理范蔚宗論云其外
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
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
而為一明矣臣承蒼按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
正與薛常州所言符合較今本後漢書所列二十八
人次第凡值奇數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數十四
人名俱在後其末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合

為三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時
本也又按薛季宣字士龍嘗知常州此稱薛伯宣常
州亦恐有誤

後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三

宋 宣城 太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竇融列傳第十三

竇融傳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

弟封章武侯

章武縣屬渤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

融高祖父宣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

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

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

以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

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

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

匡王舜之子

請融為

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

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

前書音義曰波

水在長
安南

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

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

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

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

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

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漢邊郡皆置屬國

一旦緩急

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

兄弟

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

守猶求也

辭讓鉅鹿圖出河西

圖謀

也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

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

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庠音義鈞前書

曰庠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庠音舍云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

字叔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

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

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

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

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庠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

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

赴敵不失期契也

每

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又

懲創也說文云又亦懲也

稀復侵寇而保

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饑者歸

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

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

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

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

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

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

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

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

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為從以威執相脅曰橫

高

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

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

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

承堯運

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

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遷於魏魏遷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

運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

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

受命之符言之久矣

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李涉三七之節紀哀帝

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矣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

占

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冀應符命

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

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

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

暴露也著見也

智者所共見也

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

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

猶蒯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

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

時言

難得而易失也

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

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

以霸天下

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

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

鼎足而立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

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

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

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劉攽曰令行

南國尉事按
文國當作海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

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

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

一作

玄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

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

假歷將帥

假猶
濫也

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

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

底裏上露長無纖介

底裏皆露
言無藏隱

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

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
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
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翼之利
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
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

高平今涼州縣也

會囂反叛

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

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

帝復

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備

尉藉解見隗囂傳

融既深

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

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謂漢遭王莽篡奪也

守節

不回

回邪也

承事本朝後遣伯春

囂子恂之字也

委身於國無疑

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

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

悁恚也

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

接兵

言違背光武也

委成功造難就

委棄也

去從義為橫謀

去從背山

東也為橫通西蜀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

功建謀以至於此

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

融竊痛之當

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

失路不反聞道猶迷

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

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

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

文伯盧芳

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

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

述而輕光武也易音以鼓反

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

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

言危衆也

棄子

邀功於義何如

言違義也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

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

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

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留子謂見在之

子對伯春
故曰留也

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

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

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

復重於難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

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

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

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

猶不可況
不令乎

憂人大過以德取怨

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讐知且以

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

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

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

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

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

魏其侯列傳

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

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

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

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

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

一言繼統以正

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

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

傳梁王帝遂止矣

長君少君尊奉師傅

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

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
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見前書
脩

成淑德施及子孫

施延也音羊豉反

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

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

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

說文

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
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

非忠孝慙誠孰能

如此

說文曰慙謹也慙或作慙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

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

相解說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而結構

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

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

並音蒲浪反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

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

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

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

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

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

侯王肅等曾慙而去郡

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

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

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

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

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

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

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

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

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

孫述將令守突門

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

臣融孤弱介

在其間

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

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

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執排迮

排迮謂威迫也

不

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

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

虜小月氏等

小月氏西域胡國名

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

軍會高平第一

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

融先遣從事問會

見儀適

猶言儀注也

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

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

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

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

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

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

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

豐蓼音了○劉攽曰蓼安按

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

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

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

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

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

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

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

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

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

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

左右手耳見前書

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

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
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
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
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
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
右每名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
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日碑弟
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
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

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
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
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
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
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
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
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
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

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

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

說苑

曰晏子仕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

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

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

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勲尚東海恭

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

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

主四二千石

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

皆

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

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丞相構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

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

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
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
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賻
送甚厚帝以穆不能脩尚不能脩整
自高尚也而擁富貲居大第
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
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勲以泚陽主婿
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勲
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

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

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

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

彭八反義兩通

以投天隙

投會天之間隙

遂蟬蛻王侯之尊

說文曰蟬蛻所解皮

也言去微至貴也蛻音稅

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執之士也及

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

智也

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

嘗獨詳味此

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

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

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

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

續漢志曰宣帝命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

秩比二千石

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

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

固舊隨融

在河西曉知邊事也

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

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以

騎都尉耿忠為副

忠奔子也

謁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秦

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

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

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

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

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

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

居延塞在今甘肅張掖縣東北又

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

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

高闕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苗護

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

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

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

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

衍王走追至蒲類海

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

留吏士屯

伊吾盧城

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

是城地

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

匈奴中

來

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

○劉攽曰案匈奴河水名多一奴字前書匈奴去令居千里

虜

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

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

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

去符皆受固之節度

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

數年羌胡服其恩信

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

固固輒為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

肅宗即位以公主脩勅慈愛累

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

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

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

為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

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
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勲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
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
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
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

主園田

沁水公主
明帝女

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

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

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
音一介反或作鳴音烏故反

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

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愈猶差也

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

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

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

也博陰興之子

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

切切猶勤勤也

猶

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

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鳥子生而啄者曰雛

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

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

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

幹主也或

曰古管字也

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

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

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委隨猶順從也

故尊崇之

以為太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

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

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

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

睚音語解反眦音仕懈反廣雅睚裂

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

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

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

侯暢

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劉攽曰按殤當作煬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得謚殤明矣

來

弔國憂

章帝崩也

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

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

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

屯兵宿衛之所

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

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

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

二人見續漢志

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

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

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劉攽曰注南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

作五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

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

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

谷蠡王師子

師子其名也

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

河

屯屠河單于名也

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

鄧禹少子

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柁陽

塞

柁陽在五原郡柁音固

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

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

呼衍其號因以

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

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

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

鞬海

匈奴中海名也

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

橐音託

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

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

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

亮聖明登翼王室

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

納于大

麓惟清緝熙

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

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

功又曰出曰理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羆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

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

也長轂兵車

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輜車也稱雲言多也

勒以八陣

莅以威神

兵法有八陣圖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

也玄甲

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

沙土日漠直度曰絕

斬溫

禺以纍鼓血尸逐以染鐸

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纍鐸

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

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

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四校四面之校

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
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
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
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以攄

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

振大漢之天聲

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

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

茲所謂一勞而久逸

暫費而永寧者也

揚雄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

乃遂封山

刊石昭銘上德

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其辭曰鑠王師兮

征荒裔

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勦凶虐兮戡海外

勦絕戡整齊也詩云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負其邈兮亘地界也負邈皆遠也亘竟也封神丘兮建隆

岵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員者謂之碣岵岵也協韻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

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書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

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

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

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脩呼韓

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

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

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靬王奉貢入
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
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

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
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

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

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

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

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

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為衛尉景瓌皆侍中

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脩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

舊典並蒙爵土

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

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

篤鄧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

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
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
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
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
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
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
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
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

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

壽鄧惲子

由是朝臣震

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

漢法三公得舉吏

見禮依

三公景為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

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執侵陵小人

漢官儀曰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橫也

強奪財貨篡取罪

人妻畧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有司畏懦莫敢舉奏

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

書節約自脩出為魏郡遷潁川太守

○劉放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字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襲將作大匠襲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

太后居長樂宮故
有少府秩二千石

皆相交結元舉

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

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
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
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
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
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
殺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脩不
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貸貧人非
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
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
岳州湘陰縣東北初竇后之譖梁氏

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

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

徙

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瓊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

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繫以降其實也

降損也 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

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

二三子謂衛霍及憲也皆緣椒房幃

幄之恩耳

當青病奴僕之時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

曰人奴之生無答罵足矣安得封侯哉

竇將軍念咎之日

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

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

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一鳴也

何意

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為
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

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
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 永初中

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

縣居貧蓬戶疏食

莊子原憲編蓬為戶論語顏回飯蔬食也

躬勤孝養然講

讀不輟太僕鄧康

鄧珍之子禹之孫

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

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

蓬萊山

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

神山為仙府幽經
祕錄並皆在焉

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

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

並為貴人擢章為羽林郎將

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

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

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

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

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

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

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

楚辭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

提

契河右奉圖歸忠

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於漢也

孟孫明邊伐北開

西

音先

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

樂也

老子作之

雖則折鼎王靈以宣

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

餽

後漢書卷五十三

後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竇融傳封章武侯注在今滄州魯縣也○諸本同按郡
國志應作魯城縣

後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馬援列傳第十四

馬援傳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棧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

服君子孫因為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帷里

曾祖父

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

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事見前書

故援再世不顯

祖及

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

援三

兄況余員

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

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

二千石

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

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

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

足乃辭況欲就
邊郡畜牧也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

且從所好

從其所請也

會況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

寡嫂不冠不入廬

廬舍也

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

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

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

續漢書曰過北地任

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帥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

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

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

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

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

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

涉字巨先見前書

薦之於

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

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

援為新成大

尹

莽改漢中為新成

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

莽改上郡為增山連

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

與援俱去郡復

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

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

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閑

說文曰閑閭也杜預注左傳閑閭門也

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

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

為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

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關之東西謂之禪衣交讓冠會

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

解在公孫述傳警蹕

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

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哺食也史記周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

猶恐失天下士心也

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

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

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

如俑人形

禮記曰謂為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

生人也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稽留也

因辭歸謂囂曰

子陽井底蛙耳

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

而妄自尊大不如

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

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

擇君矣

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

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

故云簡易也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

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流猶

傳也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

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

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

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

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

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

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

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

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

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

為之容

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

後不能令人軒

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丁利反

與人怨不能

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

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

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

曰盜憎主人
民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

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

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

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

為陳禍福以離囂友黨

○劉攽曰案
文友當作支

援又為書與囂將

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
廣字

前別冀南

天水
冀縣

也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

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

表猶標也言為標準為射的也

言背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

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

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

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

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

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

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

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鮮見公孫述傳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

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

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愧猶辱也

今更

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

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

謂欲封為

朔寧王也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

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字林併音卑正反

男兒溺死

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

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

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

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

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

有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宣有知其

無成而但萎腠咋舌义手從族乎

萎腠更弱也萎音於偽反腠音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以食為諭且來君叔天

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

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

諸將多以王

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

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

音以林反

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

廣雅曰質定也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

至第一囂衆大潰

第一解見
實融傳

九年拜援為太中大夫副

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廼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

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

亶隘

浩亶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鳬鷖在亶亦其義也

今俗呼此水為閭門河蓋疾言之耳

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

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鈐牙

援乃潛行間道掩赴

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

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

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

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脰帝以璽書

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

破羌之西

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

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無塊

曰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

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洮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

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

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詔武威太守

東觀記曰梁統也

令悉還金城客民

金城客人在武威者

歸

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

候

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隄音一古反

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

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

氐道縣屬隴西郡縣

管蠻夷曰道○劉攽曰注管當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誤之

羌在山上援軍據便

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

下

○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

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

續漢志曰郡當邊丞為長史又置諸曹掾史

頗哀老子使得遨

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旅距不從之貌

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

長詣門

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

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

燒虜即燒羌也

曉狄道長歸守寺舍

曉喻

也寺舍官舍也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良甚也

後稍定郡中服之視

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

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

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

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

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

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

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

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

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

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託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

言祀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

沒皖城

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

殺皖侯劉閔自稱

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

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

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

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雋人詩索妻甚雄勇

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

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

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

伏波將軍

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鼻令印鼻字為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

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扶樂縣名屬九真郡

督樓

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

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刊除也

十八年春

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

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

徵貳傳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冷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

封

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醢酒

醢也詩曰醢酒有蕝毛萇注云以筐曰醢醢音所宜反

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

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

下澤車

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御款段馬

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

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

潦上霧毒氣重蒸

劉放曰案文重當作熏

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

鳶也跼跼墮貌也

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

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

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

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

無功

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

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嶠嶺嶠也爾雅

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

援奏言西于縣

戶有三萬二千

西于縣屬交趾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

遠界去庭千餘

里

庭縣庭也

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

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

援所

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

漢律駁者十餘事

駁非舛也

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

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駱者越別名

二十年秋振旅還京

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

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

式

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

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

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

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

馬者甲兵

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

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

伯樂秦穆

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驎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近世有西

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

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

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

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

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東門姓也京名也

鑄

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

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

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額下欲深下
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
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腩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
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
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韉音居奇反○
劉攽曰注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
而案文而當
在長字上

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

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
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

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

數百戶

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

書不同也

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

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
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
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
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
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

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

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

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

志如事父也

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

五溪蠻夷

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縹溪西溪瀟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

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縹作朗濩作武在今辰州界

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

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

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翁也

矍鑠勇貌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

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

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

餘日索

索盡也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

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

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明年春軍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

陵臨鄉也

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

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充反

有兩

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

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充縣名屬

武陵郡充音昌容反

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

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

搃拊也

充賊自破以事

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

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

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

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

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

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

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止

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矣

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

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

以援往受其拜

遂因事陷之帝大

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並余之子也喜

音許吏反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

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謂譏刺時政也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

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

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

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襦毛萇注云襦婦人之褱

也女施衿結襦悅爾雅曰襦褱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

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

輕重

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

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鶩鵠也

効李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

類狗者也訖今李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

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李良名保京

兆人時為越騎司馬

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

保仇人上書訟保

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

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

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

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

山都縣屬南陽郡故

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

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今永州也

初援在

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

神農本草經曰薏苡

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

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

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

載還皆明珠文犀

犀之有文彩也

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

昱司徒侯

霸之子也

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

舊塋栽買城西數畝地槩葬而已

裁僅也與纔同槩草也

葬故稱槩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

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

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

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

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

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

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

大臣曠

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

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

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

燕將據聊而不下

史記曰燕

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

豈其甘心未

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未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

竊見故伏

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

間關

猶崎嶇也

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

入虎口豈顧計哉

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為我咒曰若入不

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于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

使隗囂也

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

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

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

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

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

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

遂

救倒懸之急

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

存幾亡之城

幾音

祈幾近也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

守音式授

反

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

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

客之心

客猶恨也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

皆屬交州

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

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

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

害氣僵死軍事

僵仆也

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韓子曰龐

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

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

家

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

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

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

鄒陽之所悲也

史記鄒陽書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

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昊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

也罰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其

僮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

罪以功除

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以死勤

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

前書曰彭越為

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

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

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

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

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旋皆中規矩

辭言嫺雅

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司馬相

如曰雅容嫺雅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

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

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

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

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

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

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初

援兄子壻王磐子石

字石磐

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

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

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

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

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

長者謂豪俠者也

用氣自行多所陵折

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

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

司馬呂种曰

是援行軍之司馬也

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

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

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劉攽曰按肅即是受誅之家不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當云客蓋是容字容有此事也

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帝祠

昭帝廟章乃立服夜入廟待帝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

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

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

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南宮也

以椒房故獨不及援

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

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
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
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
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
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張儀虞卿並為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
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

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書曰千載

之遇也

然其戒人之禍智矣

謂誠實固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

而不能

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

少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

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

通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

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

廖不得嗣爵

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

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

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

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

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

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

為首服純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

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

哀帝

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

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

姓從行不從言也

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

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死

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

長安語曰

當時諺也

城中好高髻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

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

○劉攽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雖或更不奉法良由慢起

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

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

於此陛下旣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

德戒成哀之不終

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絺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

娶葬理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為儉
並不終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恒卦九三爻辭也 巽下震上鄭玄注

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為毀折後將有羞辱也 誠令斯事一竟
竟猶終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
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金石

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

瞽人夜誦之音
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

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

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王逸

注楚詞云
屑顧也

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

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
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
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
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
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
也謂死也後詔還廖京師永元
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賙賻使者弔祭王主
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

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即

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

塞羌皆反

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漢
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

拜防行車騎

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

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

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

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

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閑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

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

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

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

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

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

之反為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

索西縣名故城在今

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布橋

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

布橋

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

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

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

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

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

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

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解見章帝紀

子鉅為常從小侯

以

侯故得

六年正月以鉅當冠

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

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筮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

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

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劉攽曰注士冠筮于廟門案文少一日字

特拜為黃門

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

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

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

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
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
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

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

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

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

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

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

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

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

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

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懃田廬有司勿

復請廬而思懃過也

以慰朕渭陽之情

渭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

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

過哀

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

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

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

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

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

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

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

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而好擊劒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劒習騎射○劉攽曰注其

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

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

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

因覽百家

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

大人長者之稱也

仕郡

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

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

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

三輔稱其

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

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

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

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

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

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

美稷縣名

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

勅嚴過武庫祭蚩尤

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

今祭之見高祖紀

帝親御阿閣

阿曲也

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

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為郎

鱣音時
充反

令觀學省

中

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
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

其冬有日食之災嚴

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尚書咎
繇之詞

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

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尚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

無功不黜明陰

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

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

以刑法

中音丁
仲反

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

朱酺揚州刺史倪說

倪音五兮反說音悅

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

考事輒有物故

也考按

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

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

實

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

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

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

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

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

時為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前書

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

共罔養以崇虛名

罔養猶依違也

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

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

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

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左傳鄭子產誠子太叔為政之詞也

如此綏御有

體災眚消矣

眚亦災也

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

年遷五官中郎將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

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

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

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

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

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

將嚴七子

謂固伉歆
鱣融留續

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

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

劉徽

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
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

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

有傳

棱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

產穀卒無子稜心喪三年

東觀記曰穀張掖屬國都尉

建初中仕郡

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

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

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東觀記曰稜在廣陵蝗虫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

永元二年轉漢陽

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

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稜為丹陽

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

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
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
再命而僇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後漢書卷五十四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馬援傳援三兄況余員注况字君平○一本作字長平

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注師事潁川滿昌○監本作

蒲昌

臣會汾

按王莽傳滿昌為講詩祭酒今從宋本

改

開置七郡注漢書曰平南越以為九郡今此言七郡與

前書不同○

臣會汾

按九郡乃武帝紀中語至昭帝

始元五年罷儋耳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故前書地

理志交州刺史部止有七郡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
失考耳

馬援子廖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詔當作紹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